

征稿: <海韻> 文藝副刊歡迎惠稿, 舉凡短篇小說, 散文, 現代詩歌, 古典詩詞, 曲藝雜談, 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 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 文長勿超過五千字, 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

投稿郵箱: shangbaohaiyun@sina.com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 63-2-2411549 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 聯絡電話。

夏風辭年少

田昊琳

年歲漸長, 許多盛大的往事都被時光沖淡, 唯獨少年時代的夏天, 永遠鮮活地停在記憶深處。它不熱烈、不張揚, 只是一陣溫柔的晚風, 一陣聒噪的蟬鳴, 一窗遲遲不落的落日, 輕輕一觸, 便翻湧出一整段乾淨的年少光陰。

我總覺得, 青春最動人的模樣, 不是全力以赴的拼勁, 而是那段茫然又鬆弛、熱烈又笨拙的尋常日子。那時的時間走得極慢, 慢到可以在課堂上靜靜地看著雲, 可以在課間漫無目的地閒談, 可以為赴一場山頂的日出說走就走。教室老舊的吊扇緩緩轉動, 攪碎了午後燥熱的光影, 陽光透過玻璃窗, 薄薄地鋪在攤開的書頁與草稿紙上, 塵埃在窗邊撒下的餘光中輕輕浮動, 一切都安靜得那麼美好。

少年的心事或許沒有沉重的奔波, 或許沒有無解的困頓, 我們只是困在一方小小的校園裡, 以為眼前的圍牆就是整個世界。那時的我們, 會為一次小小的進步歡喜, 會為一句無心的話語忐忑, 會在晚自習的燈火裡, 悄悄憧憬遙遠的未來。少年的我們, 尚且不知前路風雨, 不知人間奔波, 僅憑一腔赤誠, 就敢期待所有未知的遠方。記憶裡最清晰的, 是傍晚的風。放學路上的晚風最是溫

柔, 吹散了一天的疲憊, 也吹紅了天邊的晚霞。整條街道都被鍍上了一層霞光, 行人步履匆匆, 周邊圍繞著熱鬧的叫賣聲和學生們的笑聲。我們並肩走著, 隨口閒談瑣碎的小事, 不談理想, 不問前程, 只是單純地享受著, 屬於少年獨有的鬆弛與自由。那些漫無目的的陪伴, 那些隨口而出的碎語, 沒有深刻的意義, 卻構成了青春最溫暖的底色。

年少時總急于長大, 總覺得被困在重複的日子裡, 渴望掙脫束縛, 奔赴更遼闊的天地。我們總以為成年後是自由的, 是無拘無束的, 是隨心所欲的, 卻不知被我們急于逃離的日常, 正是往後歲歲年年, 最難得的安穩與純粹。

夏天一年年更迭, 蟬鳴依舊喧嚷, 晚風依舊溫柔, 只是曾經的少年早已各赴山海。很多人慢慢走散, 很多故事沒有結局, 很多心動與遺憾, 都悄悄藏進了那年的盛夏裡。青春本就是一場倉促的相遇與告別, 來不及細細品味, 便匆匆翻頁落幕。

如今再回望年少, 早已沒有曾經的不甘與悵惘, 只剩懷念與釋懷。原來, 青春最好的意義, 從不是完美的結局, 而是那段乾淨、熱烈、無所畏懼的自己。我們曾赤誠、曾純粹、曾熱烈地活過, 便足夠珍貴。

夏風歲歲吹起, 再也吹不回年少時光。但那些藏在晚風、落日與蟬鳴裡的溫柔, 會永遠留在心底, 成為漫長歲月裡最柔軟的慰藉。

夏日麥香

陳金麗

立夏風起, 暑氣初萌, 大地脫去淺春的溫軟, 田野便悄然披上一層溫柔的金黃, 讓人心裡一動……

南風是最有節氣的, 白居易詩云「夜來南風起, 小麥覆隴黃」, 一夜熏風吹過原野, 滿地青麥就褪盡碧色, 換上一身鎏金衣裳, 無邊田疇平鋪開去。

像一匹被烈日細細熨燙過的錦緞, 軟軟鋪開, 一直鋪到天邊。

沉甸甸的麥穗低垂著頭, 像是彎腰點頭的長者, 謙和、寬厚又安靜, 飽滿的麥粒被裹在薄薄的麥殼裡, 藏著整個春天的雨露和夏天的晴光, 風從田壟上吹過來的時候, 一疊疊的麥浪便湧蕩起來, 就像一片金色的海潮奔騰起伏, 一波連著一波, 漫過田埂, 繞過村舍, 爬上低矮的屋簷。

麥穗相互摩擦碰撞, 沙沙簌簌, 低吟淺唱, 那是鄉野間最質樸、最動聽的歌謠, 李健歌聲裡唱道「遠處蔚藍天空下, 湧動著金色的麥浪」, 置身麥海之中才明白, 世間最美的風景不在鬧市樓台, 只在田園阡陌, 只在夏日風起、麥浪翻湧的瞬間。

舊歲收麥, 是鐮刀彎彎, 是躬身彎腰, 是烈日下滿頭大汗, 是農人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辛苦勞碌, 一把鐮刀, 一身塵土, 一响驕陽, 把歲月的辛勞刻進眉眼與脊背。

如今夏日麥收, 早已不是往日景象, 轟鳴的收割機緩緩駛入麥田, 鐵刀輕旋, 吞掉連片金穗, 吐出整齊麥茬, 機器穩健向前, 麥浪便溫順俯身, 利落從容, 沒有了過去彎腰勞作的辛苦, 只剩田野間低回的機鳴, 和煙火人間踏實穩當的安寧。

最動人的, 是空氣裡悠悠飄漾的夏日麥香。這香氣不算濃烈, 但很清潤醇厚, 摻著泥土的質樸、陽光的熱烈、草木的清芬, 看著滿地流金, 聞著鼻尖麥香, 聽著風吟機鳴, 聲色味相融, 渾然天成一幅靈動畫卷, 整個人都被夏日獨有的溫柔和安然輕輕包裹。

范成大詩曰: 「梅子金黃杏子肥, 麥花雪白菜花稀」, 初夏風物萬千, 最動人者, 無非此時麥熟也, 不與眾芳爭艷, 不與桃李競春, 春時靜靜拔節生根, 夏來悄悄灌漿滿, 守一畝三分地, 度一分一秒辰, 既無喧嘩亦無驕矜。

它極了世間平凡百姓, 低調蓄力, 踏實生長, 默默耕耘, 等到成熟飽滿的時候, 就毫無保留地把一身籽粒全部奉獻給世間煙火, 滋養三餐, 溫潤歲月。

風過阡陌, 金浪翻滾, 機聲低回, 麥香漫野。

夏日麥香, 是大地慷慨的給予, 是歲月醞釀的回甘, 是一季耕耘終得收穫的安穩踏實, 更是鄉土人間歲歲年年的綿長溫柔煙火氣。

夏晨清味

王賢浩

夏天的早晨總來得早些。天剛濛濛亮, 窗外的空氣已悄悄涼下來, 像誰趁夜深時悄悄開了半扇窗, 把暑氣都放跑了大半。推開窗, 草尖的露水便撞進眼裡——不是一滴兩滴, 而是成片地掛著, 亮晶晶的, 像誰把碎鑽撒在了綠絨毯上。蜘蛛網也沾了光, 銀亮的絲上墜著細碎的水珠, 風一吹, 晃晃悠悠, 倒像是給晨霧織了串水晶項鍊。

案頭的宣紙早已鋪好, 研墨時墨香混著晨霧的濕氣, 竟比平日更清潤幾分。提筆寫幾個大字, 筆畫在紙上洩開, 彷彿連墨色都帶著露水的涼。再讀一篇古文, 不知是文字裡的清風, 還是窗外的涼意, 只覺得週身舒泰, 忍不住要念一句: 夏天的早晨真舒服。

院角的梔子花就在這時開了。都說凡花多五瓣, 偏它生得六瓣, 粗粗大大的, 不像別的花嬌怯。白花瓣近蒂處微微透著綠, 像剛褪了青澀的少女, 卻偏要香得不管不顧。鄉人說這是「碰鼻子香」, 確是實話——那香氣濃得像要從花蕊裡溢出來, 路過時總被撞個滿懷, 連衣角都要沾上半天。

常有蘇州姑娘挎著竹籃串街賣花, 嬌聲喚著: 「梔子花! 白蘭花! 」白蘭花總半開著, 像象牙雕的小盞, 香氣文雅, 卻總帶點甜俗氣。聽說上海灘的長三堂子裡, 信人們愛把它擱在枕邊, 說夜裡香得更濃。可我總覺得, 那繡樓裡的香, 哪比得上船娘鬢邊的一朵鮮活? 船娘搖著櫓從河上過, 發問的梔子花跟著晃, 香得直往人鼻子裡鑽, 連河水都染了幾分野趣。

再往牆角看, 珠蘭正開著。米粒大的黃花藏在葉底, 香得幽, 像怕驚擾了晨光的安靜。牽牛花也醒了, 藍的、紫的, 像小喇叭似的, 可晨露一干, 午時就焉了。秋葵的花更薄, 淡黃帶紫暈, 風一吹就顛頭顛的, 惹人憐。鳳仙花倒熱鬧, 單瓣的重瓣的擠在一處, 重瓣的像小牡丹。

草叢裡更熱鬧。馬齒莧、狗尾巴草、益母草瘋長, 淡竹葉開著淺藍的小花, 像停了滿地的蝴蝶。最頑皮的是「萬把鉤」, 小果子帶著鉤, 一沾衣服

就賴著不走, 小時候總得小心摘半天。還有「巴根草」, 貼著地皮四處扎根, 拉都拉不斷。記得很小就會唱: 「巴根草, 綠茵茵, 唱個唱, 把狗聽。」那時蹲在地上拽它, 狗就歪著頭看, 倒成了夏日裡的小遊戲。

日頭漸高了, 井裡的西瓜該涼透了。用繩絡吊著的西瓜, 下午剖開時, 刀刀剛觸到皮, 「喀嚓」一聲, 涼氣就冒出來, 連眼睛都跟著一激靈。家鄉人都愛「三白」——白皮、白瓢、白籽是上品。香瓜也有意思: 牛角酥像羊角, 肉脆得能聽見響; 蝦蟆酥嚼著有黃瓜香; 梨瓜帶著梨甜味; 還有一種皮像蛤蟆的, 面得很, 孩子們叫它「奶奶哼」, 說奶奶吃的時候, 總要一邊嚼一邊哼。

午後搬竹床到天井乘涼。竹篾涼絲絲的, 往上一躺, 暑氣便散了一半。看月華在天上游, 五色晶瑩的, 像誰把彩虹揉碎了撒在天上。

月亮周圍若有個模糊的圓圈, 便是「風圈」, 過兩天准颶風; 「烏豬子過江」更准——黑雲漫過天河, 大雨就要來了。直到露水打濕竹床, 困意漫上來, 枕著籐枕一合眼, 夢裡都是梔子花的香。

這些晨露裡的香、西瓜的脆、竹床上的涼, 把夏日的滋味, 釀成了心裡最清甜的酒, 讓我自醉其中!



蔡安順捐 洪門聯合總會福利

菲律賓中國洪門聯合總會訊: 本總會理事蔡安順大哥尊蔡孝建義老伯父, 不幸於二零二六年五月八日上午吉時二十分, 壽終正寢, 享壽積閱九十有八高齡。花亭永訣, 軫悼同深。出殯之日, 白馬素車, 極盡哀榮。蔡安順大哥幼承庭訓, 事親至孝, 平素熱心社會公益, 熱愛洪門, 關心本總會事務。守制期間不忘行善, 特撥出菲幣三萬元獻捐本總會充作福利基金。仁風義舉, 殊堪欽式, 特藉輓端, 並申謝忱。

粘永德昆玉丁憂

菲律賓晉江市龍湖鎮聯鄉總會訊: 本會粘調解主任永德鄉賢暨鄉僑清瀟、永安、秀碧、燕妮、玉瓊賢昆玉令尊、粘府君諱忠編老先生(原籍晉江市龍湖鎮福林村粘厝埔), 不幸於二零二六年六月十一日上午七時壽終正寢, 享壽積閱壹佰高齡。老成凋謝, 軫悼同深!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二樓二一三三室(Sanctuarium 213-Orchid)靈堂, 擇訂於六月十七日(星期三)上午十時出殯, 安葬於恆安紀念墓園之原。本會聞耗, 經派員持函慰唁其家屬, 勉其節哀順變! 為軫念其生前熱心公益, 積極鄉運, 為人急公尚義, 碩德昭著, 本會爰訂於六月十五日(星期一)下午七時三十分, 假其靈前舉行獻花祭奠禮, 藉揚潛德, 而發幽光! 屆時, 凡本會理監事暨諸鄉僑等務希撥冗準時參加祭禮及越六月十七日上午十時之送殯執紼行列, 同表哀悼, 而盡鄉誼為荷!

洪于章逝世

旅菲英井同鄉會訊: 本會洪名譽理事長于章鄉賢, 亦即本會洪網絡主任德偉暨鄉僑洪德志、德茹、德仁、德利賢昆玉令尊, 不幸於二零二六年六月十一日上午十一時三十四分壽終於崇基醫院, 享壽八十有四高齡。老成凋謝, 軫悼同深!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二樓二一三三室(Sanctuarium 212-Hyacinth)靈堂, 擇訂於六月十七日(星期三)上午十時出殯, 火化於聖國聖樂堂。本會聞耗, 經派員慰唁其家屬, 勉其節哀順變, 並襄理飾終事宜。

為軫念其生前熱心公益, 積極鄉運, 碩德昭著, 本會爰訂於六月十五日(星期一)下午七時三十分, 假其靈前舉行鄉祭儀式, 以揚潛德, 而發幽光! 屆時, 凡本會理監事暨諸鄉僑等務希撥冗準時參加祭禮及越六月十七日上午十時之送殯進爐儀式, 同表哀悼, 而盡鄉誼!

洪于章逝世

菲華英林洪氏家族總會訊: 本會家顧問于章宗長(原籍晉江市英林鎮鈔井鄉), 亦即族親洪德志、德偉、德茹、德仁、德利賢昆玉令尊, 不幸於二零二六年六月十一日上午十一時三十四分壽終於崇基醫院, 享壽八十有四高齡。老成凋謝, 軫悼同深!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二樓二一三三室(Sanctuarium 212-Hyacinth)靈堂, 擇訂於六月十七日(星期三)上午十時出殯, 火化於聖國聖樂堂。本會聞耗, 經派員慰唁其家屬, 勉其節哀順變, 並襄理飾終事宜。

本會為軫念其生前熱心公益, 積極宗運, 碩德可風, 爰訂於六月十五日(星期一)下午七時三十分, 假其靈前舉行獻花祭奠禮, 以揚潛德, 而發幽光! 屆時, 凡本會理監事暨諸職員等務希撥冗準時參加祭禮及越六月十七日上午十時之送殯與進爐儀式, 共表哀悼, 而盡族誼為荷!

洪于章逝世

菲華英林保生大帝董事會訊: 本會顧問洪于章善友(原籍晉江市英林鎮鈔井鄉), 不幸於二零二六年六月十一日上午十一時三十四分壽終於崇基醫院, 享壽八十有四高齡。老成凋謝, 軫悼同深!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二樓二一三三室(Sanctuarium 212-Hyacinth)靈堂, 擇訂於六月十七日(星期三)上午十時出殯, 火化於聖國聖樂堂。本會聞耗, 經派員慰唁其家屬, 勉其節哀順變, 並襄理飾終事宜。

本會為軫念其生前熱心公益, 關心慈善, 虔誠護持, 碩德可風, 爰訂於六月十五日(星期一)下午七時三十分, 假其靈前舉行獻花祭奠禮, 藉揚潛德, 而發幽光! 屆時, 凡本會董事暨諸職員善友等務希撥冗準時參加獻花祭禮及越六月十七日上午十時之送殯與進爐儀式, 藉表哀思, 而盡善友之誼!

洪于章逝世

菲律賓晉江市英林鎮各鄉聯合會訊: 本會顧問洪于章鄉賢(原籍晉江市英林鎮鈔井鄉), 亦即鄉僑洪德志、德偉、德茹、德仁、德利賢昆玉令尊, 不幸於二零二六年六月十一日上午十一時三十四分壽終於崇基醫院, 享壽八十有四高齡。老成凋謝, 軫悼同深!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二樓二一三三室(Sanctuarium 212-Hyacinth)靈堂, 擇訂於六月十七日(星期三)上午十時出殯, 火化於聖國聖樂堂。本會聞耗, 經派員慰唁其家屬, 勉其節哀順變, 並襄理飾終事宜。

本會為軫念其生前熱心公益, 積極鄉運, 碩德可風, 爰訂於六月十五日(星期一)下午七時三十分, 假其靈前舉行獻花祭奠禮, 以揚潛德, 而發幽光! 屆時, 凡本會理監事暨鄉僑等務希撥冗準時參加獻花祭禮及越六月十七日上午十時之送殯與進爐儀式, 共表哀悼, 而盡鄉誼為荷!

洪于章逝世

菲律賓絲竹桑林各團體聯合會(九聯)訊: 本會理事洪于章老先生, 不幸於二零二六年六月十一日上午十一時三十四分壽終於崇基醫院, 享壽八十有四高齡。老成凋謝, 軫悼同深。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二樓二一三三室(Sanctuarium 212-Hyacinth)靈堂, 擇訂於六月十七日(星

期三)上午十時出殯, 火化於聖國聖樂堂。本會聞耗, 經派員慰唁家屬, 勉其節哀順變, 並襄助飾終事宜。

洪于章逝世

菲律賓中國洪門竹林協義總團大岷北區分團訊: 本分團賑災主任洪于章大哥不幸於二零二六年六月十一日上午十一時三十四分壽終於崇基醫院, 享壽八十有四高齡。老成凋謝, 軫悼同深。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二樓二一三三室(Sanctuarium 212-Hyacinth)靈堂, 擇訂於六月十七日(星期三)上午十時出殯, 火化於聖國聖樂堂。本會聞耗, 經派員慰唁家屬, 勉其節哀順變, 並訂於六月十六日(星期二)下午吉時在其靈前舉行獻花祭禮, 屆時吾會全體大哥自動參加獻花祭禮儀式, 以表哀思, 而盡洪誼。

王清育丁母憂

菲華聯誼總會訊: 本會常務理事王清育同志慈王衍林萬治老伯母, 不幸於公元2026年6月11日(農曆四月廿六日)逝世于家鄉, 享壽八十有七高齡, 寶婺星沉, 軫悼同深。本會致函慰唁, 祈望王清育同志及家屬節哀順變, 善自珍重。

王清育丁母憂

菲律賓晉江市羅山新塘靈源各鄉聯合會/總商會訊: 本會副理事長/副會長王清育鄉賢令萱堂林萬治太夫人(晉江新塘街道杏阪社區), 因病醫治無效, 不幸於公元2026年6月11日(農曆四月廿六日)逝世于家鄉, 享壽八十有七高齡, 寶婺星沉, 哀悼同深。擇訂於6月16日(農曆五月初二日)在該村燈光球場舉行遺體告別儀式。本會聞耗, 全體旅菲鄉賢深表悼念, 馳電唁電深切慰唁其家屬, 勉其節哀順變, 並致奠花圈, 藉表緬懷哀思, 而盡鄉誼。

王清育丁母憂

菲華新聯會/總商會訊: 本會副會長王清育先生令堂王府林萬治太夫人, 慟於二零二六年六月十一日(星期四)逝世於祖國家鄉本宅, 享壽八十有七高齡, 寶婺星沉, 哀悼同深! 現停柩設靈於家鄉燈光球場, 擇訂六月十六日(星期二)舉行告別儀式。本會聞耗, 經已函電慰唁家屬, 勉其節哀順變, 並致奠花圈輓幛, 以表緬懷軫念, 而盡同仁之誼!

施純澤遺孀逝世

和記訊: 故僑商施純澤令德配, 施府吳太夫人淑淑英(晉江華海海尾), 不幸於二〇二六年六月十一日下午七時三十分壽終內寢, 享壽七十有七高齡。寶婺星沉, 軫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204-ACACIA ROSE)靈堂, 擇訂六月十七日(星期三)上午六時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堂。

訃告

<p>施吳淑美 (晉江華海海尾) 逝世於六月十一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204-ACACIA ROSE)靈堂 出殯於六月十七日上午六時</p>	<p>王林萬治 (晉江新塘街道杏坂社區) 逝世於六月十一日 出殯於六月十六日</p>
<p>洪于章 (晉江英林鈔井村) 逝世於六月十一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302-CATTLEYA)靈堂 出殯於六月十七日上午十時</p>	<p>粘忠編 (晉江市龍湖鎮福林村粘厝埔) 逝世於六月十一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213-ORCHID)靈堂 出殯於六月十七日上午十時</p>